

奴役的罪惡

世界上有些人，要把別人放在自己腳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而把別人當作工具。

人類的平等

印度有二億五千萬以上的人口是 *Dalits* 賤民，被認為“不潔”或“不可觸摸”的階級。在這些人以上的有四個階級：婆羅門 (*Brahmins*) 為僧侶階級，操屬靈權利；煞帝利 (*Ksatriyas*) 為武士階級，操政治權利；吠舍 (*Vaisyas*) 為手藝人，操經濟權利；首陀羅 (*Shdras*) 為農奴或農人，也還有些權利。只是剩下的“不潔”賤民，只是存在而沒有權利：他們不能跟其他任何階級通婚，來往，也不能進到他們家裏去。他們所忍受的，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印度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實行階級制度的印度教，沒有仁愛憐憫的觀念。

被禁錮在印度教下的那些賤民，在現代思想傳播之下，漸漸知道自己的處境，不是命中生來如此，懷疑那是宗教思想愚弄，而有些覺醒了。他們有的集體選擇歸向回教，有的改宗為基督教。雖然這說不上悔改重生的屬靈覺醒，但他們不再甘於被卑視為無價值的存在，未嘗不可能是走向自由的開始。

如果你覺得希奇，為甚麼會有忒多的人，被愚弄了那樣長久的時間。回想在基督教世界，奴役制度的存在，還不也是百多年前的事？

即使在今天，奴役雖然不再是社會制度，但變相的歧視，仍然廣泛的存在。我們不必看別的國家，連在美國人的心中，仍然有著膚色的差別。所謂“聖經地帶”的美國南方，不久前還流行“顏面角”的說法，以為前額向後傾斜的人，是不夠聰明；又曲解聖經，以為“含的咒詛”，是神藉著挪亞，規定了黑人該給白人作奴僕 (創九：22-27)。事實是以色列人先下到埃及，作了含後裔的奴僕，這又該如何解釋？所以儘管抱著聖經，仍然以不人道的方法對待同有神形像的人，當以為是信徒的羞恥。

更大的諷刺是，美國北方很多是自由主義，所謂信仰不夠純正和保守，他們反而是反奴役運動的。雖然這不能就代替信仰，但卻可以指證南方缺乏與行動相稱的真信仰。且不說過去的舊帳；看南卡洛林納州鍾斯大學 (*Bob Jones University*)，種族歧視有案的不良紀錄；看近來參院的多數黨領袖勞特 (*Trent Lott*)，還在懷戀過去種族歧視的好日子，以騎在別人頭上為快樂，這算是甚麼心理！

實在說，不僅是幾個人，如果省察自己的內心，必須承認一般都有要作“人上人”的心理。在另一方面，對別人缺乏愛心，自己要發展作大，不顧人的疾苦，正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求主憐憫我們，藉聖靈啟導我們，使我們知道：“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三：23)，不論膚色，地位，都必滅亡；如果蒙神的恩典，既信主得救了，“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羅八：14)在基督裏的人，如果還要分甚麼黑白，輕視有色人種，就是藐視救他的主，羞辱主了。

英國詩人和聖詩作家庫璞(William Cowper, 1731-1800)有一首詩，反對奴役的罪惡。

奴役

噢，那棚屋在廣袤的原野，
無盡連綿的綠蔭，
那裏壓榨和詐欺的謠言
成功與不成功的戰爭，
可以全不關我！每天傳聞
世界充滿了不公和暴行
使我耳朵痛苦靈魂厭恨。
全沒有肉在人剛硬的心；
對人失去了感覺；
那自然的兄弟關連受了傷損
如同麻遇到火焰破碎無存。
他發現同類的罪過在於皮膚
顏色和他不同，並且有力量
就可以為了這無價值的借口而動武
判定其作為合法的獵物。
土地僅一帶水之隔彼此恨惡。
山脈連接使國與國構成仇隙，
本該是親族像水滴匯合為一。
如此人惡待他的弟兄而且毀滅，
最壞的，最可悲哀的是
人性最粗野，最穢臭的污點，
是給他帶鎖鏈，役使他，榨取他的汗
用鞭打，如果慈憐看見
這樣的虐待牲畜她也會流血悲泣。
人又如何？甚麼人，有人的情感，
看到這樣，能不羞慚，
垂下頭，想他自己也是人？
我絕不要一個奴隸耕我的田，
抬著我，在睡覺時為我打扇，
當我醒來他就發顫，任多大財富，

那筋力所得的我不能買賣賺錢。
不；自由如此可貴，在我心中衡量
珍視在所有的價值之上，
我深願自己作奴隸，
被捆綁，而不願把鎖鏈加於他人身上。
我們沒有奴隸在本鄉。——這樣，為甚麼在外邦？
他們一度曾自己航過波浪
使我們部分人得到自由和解放。
奴隸不能夠存在於英國；如果他們的肺
接受了我們的空氣，他們立即自由；
他們踏上我們的國土，他們的枷鎖就脫落。
那是高貴的，表明一個國家自豪
享有可羨慕的福分。因此，應該散播，
讓這福分周流在每個血管
在我們全國；這樣，當不列顛
權力所及，人類也可感受她的慈惠。

Slavery

From *The Timepiece*

O for a lodge in some vast wilderness,
Some boundless contiguity of shade,
Where rumour of oppression and deceit
Of unsuccessful or successful war,
Might never reach me more! My ear is pained,
My soul is sick, with every day's report
Of wrong and outrage with which earth is filled.
There is no flesh in man's obdurate heart;
It does not feel for man; the natural bond
Of brotherhood is severed as the flax
That falls asunder at the touch of fire.
He finds his fellow guilty of a skin
Not coloured like his own, and, having power
To enforce the wrong, for such a worthy cause
Dooms and devotes him as his lawful prey.
Lands intersected by a narrow frith
Abhor each other. Mountains interposed
Make enemies of nations, who had else
Like kindred drops been mingled into one.
Thus man devotes his brother, and destroys;
And, worse than all, and most to be deplored
As human nature's broadest, foulest blot,
Chains him, and tasks him, and exacts his sweat
With stripes, that Mercy, with a bleeding heart,
Weeps, when she sees inflicted on a beast.
Then what is man? And what man, seeing this,
And having human feelings, does not blush,

And hang his head, to think himself a man?
I would not have a slave to till my ground,
To carry me, to fan me while I sleep,
And tremble when I wake, for all the wealth
That sinews bought and sold have ever earned.
No; dear as freedom is, and in my heart's
Just estimation prized above all price,
I had much rather be myself the slave,
And wear the bonds, than fasten them on him.
We have no slave at home.— Then why abroad?
And they themselves once ferried o'er the wave
That parts us are emancipate and loosed.
Slaves cannot breathe in England; if their lungs
Receive our air, that moment they are free;
They touch our country, and their shackles fall.
That's noble, and bespeaks a nation proud
And jealous of the blessing. Spread it then,
And let it circulate through every vein
Of all your empire; that, where Britain's power
Is felt, mankind may feel her mercy too.

William Cowper (1731-1800)
English poet & hymn writer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